

736045

0311

吕红文著

重庆出版社



成都科技大学图书馆

基本藏书

凡心悟



736045

Q313

0020

凡人小传

吕 红 文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李哲良

封面设计：凌承纬

凡人小传

吕红文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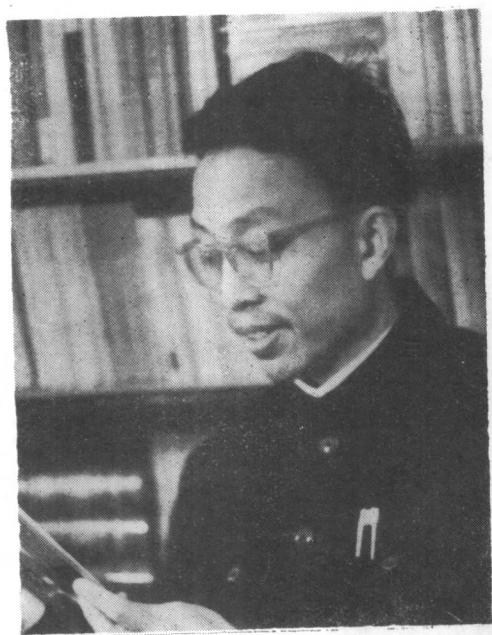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875 插页3 字数136千
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8,900

书号：10114·97

定价：0.68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吕红文，现年四十岁，四川巫山县人。十九岁开始发表作品，主要从事散文创作，已出版两个集子：《三峡风情》和《三峡旅伴》，最近又出版了报告文学集《凡人小传》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，正致力于小说和散文创作。

目 录

地上本无路	1
趁她还小	18
一个粗人的琐碎史	40
凤鸣玉芝	75
一方“磁铁”的诞生	96
柱	110
他还不是作家	125
报告者的自白	210

地 上 本 无 路

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是……还没想过呢。请想一想吧！假若生命的潜在是一座沉睡的火山，真正的深思就能凝聚起引爆它的触媒。

你不信么？可他信。

他，居住在四川省开县汉丰镇水东门街三十一号的徐心仁——隐蔽在夹皮沟中、陋巷巷里的一座先天不足的“死火山”，正是这样引爆出千钧之力的。

每一牙刚露头的叶片儿都传达着禾苗滋长的信息，慈母的感官呢，比这还要幽微得多：娇儿第一个痴憨的笑靥，第一声似像非像的“妈妈”，第一次蠕动般地爬、晃悠悠地站、扭一扭地走，是哪一日哪一时全记得清。徐心仁的母亲，却没有这样令人兴奋和喜悦的记忆。还在怀中，他生了一场暴病，持续高烧，待神志从昏迷里醒来，两条腿却“昏迷”了：站不起，走不动，刀刮水烫没感觉……在母亲的记忆中，禾苗每抽出一牙叶片儿就颤抖出一声凄楚的呼唤：

“比我矮一头的宝宝都会跑了，我咋还站不起呀，妈？”

“妈，你再生我一回吧！生一个能飞能跑的宝宝。老背我去上学，人家笑……”

“瞬子瞬，怎么样？瞬子也是妈生的，比成绩吧，不得比你舜。”

拔节了，抽穗了，凄楚的呼唤听不见了，当妈的眼里不再看见孩儿天真的傻气了，却新添上一股憋闷劲儿。扶着墙壁练站，撑着小板凳儿练爬，逼着妈妈搀他学走……

跌倒了多少次？记不清。她只记得，孩儿从没哭过。有一回，他想考考自己的腿力，没等妈妈去接就偷偷瞬出了教室，淘气鬼勾他一脚，扑倒在地上，利石把额头划破了一个口子。那样疼也没哭过一声。

为什么不哭呀？老妈妈抱上孙女儿的那一年，欢欢乐乐的兴头上，他才讲了实话：“我一哭，你就不让我练了呀！”慈母一听，看眼前，想往昔，禁不住热泪盈盈。

八岁上，他终于学会了艰难的跛行。

当他知道小儿麻痹症的知识时已经初中毕业，那是一九六六年。

一家六口，偏他是老大。父亲在一个区供销社作会计，月工资三十几元，奶奶八十高龄，两个妹妹年幼，母亲要操持繁忙的家务。谁来分担这生活的重担哟？等妹妹长大吗？“不，该我挑。残废了，我也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哪！”

他一瞬一跛地到了一所民办小学。

“为人师表嘛，形象很重要罗……”下文没说也不用说了。

又到了单位自荐当会计：“我爸爸是当会计的，我想……”

对方打断他，虽然说一句话挽三个疙瘩，也可听出了弦外之音：手脚齐全的会计，再不顶用，也比残废了的会计强三分！

他酷爱杨朔、冰心的散文和郭小川的诗，曾有个当作家、诗人的理想，可那时他们都还在“牛棚”里呀。最后他想到学医，去拜了一位老中医为师。可是没学到三天，有关部门传下指示来：不属于招工指标范围的，一律属于非法私招徒弟，立即辞退！他何尝不想进入“指标”的圈儿内（临时工也行），但是即令关系学之门捅开了，身体检查也不合格啊……

驮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，一颠一拐地踏着古老的石板街，慢腾腾地往家里走。游走不定的云，故意作对似的，一遮一闪地抛下一团团忽明忽暗的月光，把畸形的身影勾勒得异常地鲜明。

悲痛吞噬着他的心，身影剧烈地晃动起来。一瞬间又镇定住了，他昂起头，悲愤地诘问苍天：“你要我自惭形秽，屈从于命运之神的安排，比天之下、地之上所有完整躯壳的富有者们低人一等地活着么？……不！我偏不！我也是人，我应该享受今天社会的人应该享受的一切，用一分虔诚换一分安慰，一分辛劳换一分尊重！”

到了家门口，他作难了。怎么跟妈妈讲呢？

给老人家讲：“他们看不起我，是因为我左腿比右腿短三点八厘米，一个废人，没多大存在的价值了。我偏不信这个邪，要努力学会一样本领，提高自己存在的价值，用自己有价值的存在，去改变他们对于一个残废人的看法……”不行不

行，老妈妈听了这些会伤心的，而且也听不懂。

对了，就直接对她说说具体的打算吧。

儿子的计划很简单，却很现实：一边找些零工来做，一边自学中医。

寒风从门缝缝里钻进来，又一次吹灭了小油灯。正在编织草口袋的母子俩不得不停下来。

“今晚不编了，心仁。”母亲催他歇息。

“再编一会儿吧，这一袋就完了。”儿子又把灯点燃了。

这是一种很原始的编织方法：单杠似的木架上，竖排着一溜绳子，类似织布机上的经线，老妈妈把经线里外交叉地撩开一条缝，儿子扎起一束稻草，当作纬线织进去，压紧；又交叉地撩缝，编织，再压紧。母子俩忙上小半夜可织成一条，领取五角三分钱的加工费。

织着织着，儿子的手忽然停住了，眯着眼，口中念念有声，老妈妈知道他又在背药书，停下来耐心等他。

第一本医书《珍珠囊药性赋》是借来的，他日夜赶抄，三万多字的书只用两天就全部抄了下来，完璧归赵，以便顺顺当当地借第二本。

在废品公司的废纸仓库里，他寻到了一个宝贝——南京中医学院编写的《中医学概论》。这是一本内容全面、论述翔实的教科书，象一架播种机，将整套的基础知识的种子播进

了他的心田。

他就这么一边读、一边抄、一边背，一本接一本，利用一切做零工的空隙。

“心仁，看看小本本吧。”母亲见他老背不出，提醒他。

“唔……”他凑近小油灯，揉了几次眼睛，才把它看清，记住。

“心仁，你眼睛花了吧？”

“不是花，是近视了。”

“等领了这一批活的工钱，你去配一付眼镜吧。”

“妈，你……”

“快编吧。今晚干完活，再不许看书了。”

验光结果：七百度！

徐心仁睁大眼睛，痴痴地怔了好半天。才二十岁呢，还没上路呢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

得想办法改善照明条件！

第二天，他悄悄进了糖果加工厂，去做一般人不愿做的“婆婆活路”——用手工包那小小的水果糖。也许腿废的人用手机会多的缘故吧，他的手出奇的灵巧，一颗一颗地包呀，一天竟能包上一百多斤，上万颗的糖粒儿！就用这笔工钱，购买了一百多米长的进户电线和室内电线、灯具。

揿动按钮，电灯闪亮的那一刹那，徐心仁陶醉了。无限的光明呀，无限的遐想……他坐在灯下翻开书本，直觉得四周都是幸福和希望。这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：残腿上装上了哪咤那风火轮一类的玩意儿，嗖地一声托他升上太空，呼呼呼

地驭风北去，翔过天安门上空，降落在八达岭上，眺望着万里长城……

一个神奇美好也带着几分荒唐的幻梦，可他希冀着，听了它的召唤。梦里醒来，他激动不已，不能冒冒失失对人张扬，揣在心里又藏不住，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倾诉的办法，他捧起朝夕相伴的木制文具盒，刷上红油漆，用金粉描上那颗希冀的心：“不到长城非好汉！”

谁能相信这幻梦会变成现实呢，特别是一个蹒跚跛足，困在逆境中还没有起步的人！

人们常说：“事实是无情的。”岂知它也有多情的时候！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一架飞往首都北京的大型客机从成都机场昂起头，跃上了蓝天白云，里面就坐有我们的徐心仁。

宽大的前额下，平时总在转动不停、搜索不停的目光怎么凝住了？唔，他在深情细望一样东西哩——飞机肚子下面那对“风火轮”。久久地望，望，直到它渐渐收起，完全隐去。

“这大的飞机，一定有十分强大的推进器吧！它是多大马力呢？不，也许是别的什么计量单位……”

他很想问一问热情和善的女乘务员，犹豫了一下又没有问，目光倏然一转，缕缕思绪抛向了悠悠白云间……

一个人的成长也依靠着推进器。这推进器也需要不断地加油、检修。

大约是闭门读书的第二个年头吧。一天中午他做零工回家，猛然见到母亲重病卧床，盖着两床被子还在喊冷。他着了慌，抽身就往外走。

“心仁哪，你刚回来又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请医生，给你老人家看病。”

“你不在学医吗？”

“妈，……我还……”

“来，妈当你头一个病人。”

抖抖地开了第一张处方。

抓来了三角几分钱一付的药。

一步不移地守着熬好了药汤，象是捧着金子又象捧着炸药，三分兴奋，七分恐惧，却不敢往母亲床前去。

“心仁，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！”慈母嗔怪着，挣扎着要坐起来。儿子忙凑过去，扶起老人家……

当晚，母亲奇迹般地安睡了。他壮着胆子又处一方。连服两剂，重病的母亲下床了，又操劳起繁忙的家务活了。

迈开了第一步。接着，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都是左邻右舍的父老兄弟，满怀信赖、关切和同情来找他看小伤小病，提供在实践中学习的条件。他们来时没忘记道一声：“又给你添麻烦了，小徐医生。”离去时总记着说一声“谢谢”。小徐医生呢，也从内心里酬谢着他们。

十年动乱里，也有治乱的抗争。一部分人灵魂被扭曲的

时候，仍有许许多多的人保持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民们的高尚情操。在许多人的帮助下，经过若干曲折，徐心仁终于安排就业了，在县农机厂医务室当了一名厂医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。新医呢，也一样啊。第一天正式开诊，他往医案旁一坐，心儿悬了起来。侧面就坐着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呢，八成要坐冷板凳了。不料头一个病人走进来，就径直找到他：

“小徐医生，我患的是个怪病，挂了黑牌儿的。你大胆地医，只要有一分好转，我就当你的义务宣传员，助你的威，给你把红牌子挂起来！”

徐心仁蹙起了黝黑的双眉，惊讶地审视着这位一见面就甩出火爆爆话语的壮实汉子，乍一听多刺耳呀，下细一品味呢，又分明看见了一颗热烫烫的爱怜之心。

病人外肾肿得大而发亮，疼得挺恼火，只得用卫生带托着它，痛苦地蠕蠕而行。

“这是疝气。”徐心仁说。

作出这一个判断并不难，难的是在五种疝气中辨证，按照中医的观点，每一种疝气都有不同的病因和迥然不同的疗法，辨证不准便会产生“药不对方，哪怕用船装”的反效果。徐心仁不知所从了，手颤颤着，不敢往处方笺上落笔。

“你翻翻书吧，小徐医生。头回生，二回熟，莫怕出丑嘛！”

病人坦率地提醒他，并出示了过去的全部处方。他瘦削的脸颊一下子红得发烫，心里却踏实了。这就是我们社会的一股令人赏心悦目的气息啊——诚意与真心的沟通；病人从

医生那里得到关怀，医生也能从病人那里获取力量。

病情终于摸准了，是“水疝”！过去一直按“气疝”下药，所以没有治好。徐心仁大胆启用新方，只服两剂，这个怪病患者痊愈了。

小徐医生就是这么小有名气的么？不，那还是传奇性的故事发生之后。

那一天他正在医务室上班，忽然窗外响起锣鼓声，请“小徐医生”下去接受锦旗和酬谢礼品。怎么回事？还在五里雾中，就被推到了人圈儿里。为首的老大娘热泪盈盈地说了许多感激话，他听了才慢慢回过神来。那是一年多以前，老人家正要为女儿办婚事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女儿得了一种恼人的病。对方的父母要毁婚约，可他们的儿子偏不答应。好说歹说才达成协议：治好了病再说，治不好就算。老人有个亲戚住在农机厂附近，便请到小徐医生名下。他很用了一番心思，治疗半月即见成效，又开了一大包药让姑娘带回乡下去服。后来病好了，如期结了婚，生了一个胖娃娃，热热闹闹地贺罢“三朝”之喜，女儿就逼着母亲走了几十里路进城酬谢恩人。生产队的干部一听也很动情，组织了一拨锣鼓跟随前来……

厂里的领导和工人们都为他激动着，可他呢，颤动着嘴唇，好一会儿才挤压出半句不成章法的话：“谢……惭愧……”连连摆手推辞，又念叨着“惭愧”，一转身躲进了医务室。

惭愧？他惭愧什么呢？一个残废人能做到这些，不是很容易么？……望着他的背影，人群里议论一片。

“我怎么不惭愧哟……”

悬浮在万里云空的徐心仁，一颗赤诚的心也在不安的悬浮状态中。脚下已是坦荡无垠的华北大平原，而他的忆念还沉坠在川东山区的小镇上。

他是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自学经验交流会的，振兴中华、发愤攻读、自学成材的一百零六名优秀代表之一。由于这朵花是开在先天不足的土壤上的，在这组群像中，他又成为佼佼者。还没有启程，照片和事迹已在首都各家报纸上登开了：“十多年来，他先后读完了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温病学》、《方剂学》等中医经典著作及其他医书五百多本，做了五十万字的笔记，并写了六篇学术论文，发表在北京、广州、成都的医学刊物上。一九七九年他以优异成绩，被国家录取为中医医师，调到开县中医院工作。一九八一年九月又以平均九十七分的成绩，获得成都中医学院内妇儿医师进修班结业考试第一名……”

“你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么？……”望着象海浪、象棉絮、翻滚着舒卷着向他围拥过来的白云，徐心仁难受了。

“我不是单靠一个‘自’字成材的哟，这大的荣誉，我一个蹉跎俱全的人怎么领受得起！”他在心里呐喊着，他相信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那些好心的人们能听见，不是用耳朵，而是用一颗颗美好善良的心。

他扳着指头数起名字来了：教他补习文言文阅读知识的年迈的中学语文教师，教他学会推拿、针灸的老中医，教他

熟悉人体解剖知识的县人民医院的西医，教他掌握注射、输液的老护士，给他创造良好工作条件的好领导，关怀他一家冷暖安危的好邻居，一挑一背奉献草药供他制作单方药剂的淳朴的农民……最后他念叨起一个姑娘的名字，脑海里马上出现了她端庄文静的形象。蓦地，这姑娘从他脑海里一溜烟跑掉了；转瞬间，她又出现在云端；一眨眼，又躲进了云里。

“啊，她生我的气了。有好几次，我本不该对她发那样大的火……”他眼眶潮润了，趁邻座不注意，悄悄抹了一把泪。

她又到这阁楼上六平方米的小书房来了。

扫地，掸灰，擦门窗，理书桌，最后给窗台上盆栽的万年青和吊兰浇一点水。结婚七年来，每一天晨起都把这当作头等大事，除开坐月子那些时日，从没遗忘过一次。眼下他去成都学习一年多了，又飞北京那么远了，也还坚持着。先前是对他的体贴，如今是对他的思念。

做完了这一切，还不想离去。细长而润泽的手指头在书案上抚弄来，抚弄去，似乎有一件珍物嵌在里面了，想使劲抠出它来。蓦然，她发现自己在写字，重三遍四地学他写的那两个字——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，就是这两个字，叫她破釜沉舟般地下了决心，拿出了后来令许多姑娘惊叹的勇气——她羞涩地照了一下镜子，呀呀，红晕正在白白净净的脸蛋上溶开，溶开，很快就漫到了耳根脚。

她又想起了那晚，邻居赖大姨病了，她去看望。无意中